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卹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_臣馮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

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緊

緊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怠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王氏曰經營

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音偕偕音起

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

監

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

注云世所謂枸杞者

毛氏曰偕偕彊壯貌

說文曰偕強也

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

毛氏

曰士子有王事者也

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

息

朱氏曰王事靡監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

憂也

溥

晉音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晉音

莫非王臣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

孔子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起水之處

王

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

義

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

朱氏曰言土之廣

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

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哀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

感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

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

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

息淺反

我方將旅

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

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輶同

李氏

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氏曰旅力既憊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

陳力也後漢傳穀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

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

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

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

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

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

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

戶刀反

或慘慘

七感反

劬勞或栖遲

音西

偃仰或

王事鞅

於兩反

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 毛氏曰鞅掌失容

也

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

釋

文偃仰作偃印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

不知也

或湛

都南反

樂

音洛

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

諷

音如字

音宜

或靡事不為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

陳氏曰出入風諷從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

並小人

無將大車祇

音支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

都反

祀

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

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

其車駕牛祇適也

毛氏曰底病也

蘇氏曰將大

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

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莫庭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古反

迴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

然不能出也

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

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
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
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
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
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

雖反於勇

今無思百憂祇自重

反文共

今

鄭氏曰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

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

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苑野二月初吉

音求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

音泰

苦念彼共人涕零如

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音古

蘇氏曰芄地名也

毛氏曰芄野遠荒之地

朱氏曰二月建卯

也 毛氏曰初吉朔日也 孔氏曰離厯也 毛氏

曰罟網也 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

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 丘

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

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

閒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 王氏曰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直慮反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音暮

念我

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

音眷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

孔氏曰王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

月也下云日月方與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

鄭氏曰昔以是時徃至

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以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

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

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亂也我誠思歸畏此

謹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

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感

子六反

歲

聿云莫采蕭穫

戶郭反

菽

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

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芳福反

毛氏曰奧煖也

鄭氏曰愈猶益也

毛氏曰感促

也

鄭氏曰詒遺也

毛氏曰戚憂也

起也

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

至此歲暮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

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

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獲菽所以畜也
觀時之晚所以為畜為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也

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

之辭 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

鄭氏曰夾

卧起宿于外憂不能宿于內也

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

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昌慮反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 王氏曰靖靜也 毛氏曰式用也

丘氏曰穀祿也 朱氏曰以猶與也 歐陽氏曰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
苟偷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正道是與則神將佑爾

以福也 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

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

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鄭氏曰不下達

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
自不身與相親 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

趨乎污下自者所由以為主也彼謂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東萊曰

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由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孔氏曰鄭氏於中侯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鍾將將

七年反

淮水湯湯

音傷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

釋文曰將將聲也

禹貢曰導淮

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釋文

曰湯湯流盛貌

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

王氏曰

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憂傷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

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

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喈喈

音皆

淮水淢淢

反

皆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

蘇氏曰淢淢水流也

毛

氏曰回邪也

王氏曰淢淢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鼗

古毛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勑

留反

淑人君子其

德不猶

毛氏曰磬大鼓也

周禮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注云磬鼓長丈二尺韡人云韡鼓長尋有

四尺孔氏曰磬即韡也古今字異耳

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

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

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

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爲之變動容貌

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

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

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質金石

入陶匏故聞
之者憂傷也

東萊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

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

以灼
反不

僭七念
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

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
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

爾雅䟽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

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

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

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底列十三管匏中

笙箎有簧故或謂笙為箎磬以石為之其制在考工

記磬氏 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箎解見簡兮毛氏

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箎舞

鄭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箎也二舞不偕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箎舞文樂也 歐陽氏季札

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

樂當闕所未詳 朱氏曰偕亂也 孔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

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 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

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
不僭也 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
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

徐咨反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

晉來

多荒饑饉降喪

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
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

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
受福無彊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蘇氏曰凡詳
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

反 勅留

其棘自昔何為我藝

反 魚世

黍稷我

黍與與

餘音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

享以祀以妥

反 湯果

以侑

又 音

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 鄭氏曰茨蒺藜也

孔氏曰釋
草文郭璞

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超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

董氏曰鄭康成謂
說文曰薺

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
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

朱氏曰

抽謂其條抽發 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貌 毛氏

曰露積曰庾

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

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

積

鄭氏曰十萬曰億 毛氏曰妥妥坐也侑勸也

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景大也 王氏曰今棘

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 孔氏曰我所種

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

就 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

積為庾其數至億

長樂劉氏曰古者內有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

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

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

侑 鄭氏曰以黍稷為酒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

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

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以介景福也

濟濟

子禮反

蹌蹌

七羊反

絜爾牛羊以往丞嘗或剥或亨

庚普

反
或肆音四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

保是饗良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孔氏曰言禮云大夫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

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

長樂劉氏曰絜者

在滌而芻之也

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董氏曰自

黍稷成為酒醴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也

剥解剥其皮也

毛氏曰亨飪

之也

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

肆陳也

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

曰鄭氏讀肆為剔謂剔其骨輕而升之俎也亦通

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

也 毛氏曰枋門內也

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視於枋注云廟門外曰枋與此不

同

鄭氏曰孔甚也 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 毛

氏曰皇大也 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

靈保兮賢嫜

荀子反

蓋古語然也

長樂劉氏曰孝孫

天子也 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疆境界也 孔

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

潔所祀之牛羊為烝嘗之祭

又曰周禮祭祀之職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

有司也

既潔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剥之者或亨

煮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鄭氏曰孝子

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

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王氏曰凡祭裸鬯求諸陰燭蕭求諸陽索祭祀于祊求于

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祀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燭先彫反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矣

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

七亂反

踏踏

七夕反

為俎孔碩或燔

音煩

或炙

之救反

君婦

莫莫

音參

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醕

市由反

交錯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爨爨爨爨也

孔氏曰祭祀之禮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饗爨

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饗爨之北

踏踏言爨竈有容也

孔氏曰執爨竈之人皆踏

踏然敬慎

丘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

鄭

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

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

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

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

燔也

君婦謂后也

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后稱之為女君也

毛氏曰莫

莫言清靜而敬至也 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

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

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

孔氏

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餚其豆則醢醢食糈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

品 朱氏曰為賓為客言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

獻酬也

毛氏曰繹而賓尸及賓客 孔氏曰正祭之曰賓用之為薦明召又為繹而賓敬其尸繹

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之

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

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

孔氏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

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鄭

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

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酢

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

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

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
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
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為俎孔碩謂
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
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
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熯

呼但反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

浦必反

芬

孚云反

孝祀神嗜

市志反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

音機

如式既

齊既稷既匡

邱方反

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煨乾貌詩曰我孔煨矣 董氏曰式用也

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 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

李氏曰善於為祝者 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 釋

文曰苾芬馨香也 朱氏曰卜猶期也 鄭氏曰卜與也 毛

氏曰幾期也

左傳曰易幾而哭

式法也 孔氏曰王肅云齊

整也 毛氏曰稷疾也 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

毛氏曰勅固也

蘇氏曰勅戒也

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

福之所聚 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

陳氏曰勞而乾竭

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馭

主人曰

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馭既而以馭之物往予主人

爾飲食芬絜

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

孔氏曰謂不遲晚也

其多如法

孔氏

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

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

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億之多也 鄭氏曰此皆

馭辭之意

孔氏曰少牢馭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

天子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馭辭也天子馭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

之略

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

釋文嗜作者曰市志

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

方矢反

徹

直列反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徂

位堂下西面立也

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

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

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
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

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

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

利成即云祝入尸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

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

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

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謏所六反

鄭氏曰具

皆也

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
羣廟非止一神故也

朱氏曰鬼神無形言

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毛氏曰皇大也

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 鄭氏曰載則也 孔

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奏肆夏也

大司樂尸出
入奏肆夏

鄭

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

釋文曰設起也

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

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

徹去諸饌

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胾俎其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

君婦籩豆而已

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

不遲以疾為敬也

長樂

劉氏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留神惠之意也

祭祀畢歸賓客

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孔氏曰特

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胾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也

燕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

與同姓燕之事 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

他計反

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 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

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 鄭氏曰惠順也甚順

於禮甚得其時 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

無極也 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

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

入於寢而奏之 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朱氏

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 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

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 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 爾雅既

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 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 而皆歡慶醉

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

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

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

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爾雅注曰

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

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

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士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於五
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立於禹稷
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大
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
王廣五服於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
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
亡則畎畝不備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
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于
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
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
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
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

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

田見反

之昀昀

音甸

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

毛氏曰甸治也

鄭氏曰禹治而丘甸

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四邱為甸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

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既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

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

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
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
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
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
川同也是則邱甸
之法禹之所為 畎畎壑辟貌 孔氏曰壑耕其地辟除
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

云畎畎
田也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

孔氏曰曾者重也自

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王氏曰疆者為之大

界理者衡從其溝塗

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
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

有遂有溝有洫有澮
有川以疏通之也

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

長樂
劉氏

曰其遂東入於溝則畝南矣
其遂南入於溝則畝東矣

孔氏曰信乎彼南山

之野本禹所治

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

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

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

不明乎得失之迹者間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彊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

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

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隳之之隳同其訓曰乘

賈公疏

曰鄭據韓詩為說敵是軍陣故訓為乘彼
詩替替是均田之意是以昀昀為替替也

上天同雲雨

于付反

雪雰雰

芬云反

益之以霰

亡革反

霰既

優

音憂

既渥

烏學反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 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

候如此 毛氏曰雰雰雪貌 爾雅曰小雨謂之霰

霰 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

洽

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霰霰

說文

曰漫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漫既渥

疆場

音

翼翼黍稷或或

於六反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

必

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

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

孔氏曰翼翼然

閑整

毛氏曰或或茂盛貌

鄭氏曰斂穫曰穡畀

予也

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

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

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長樂劉

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

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基布廣野或或成文也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
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
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

力居反

疆場有瓜是剥

邦角反

是蒞

側居反

獻之皇

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音戶

鄭氏曰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

後漢注春

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
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鄭氏曰公田

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

上種瓜

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蔬植於疆場

毛氏曰剥瓜為菹也

鄭氏

曰剥削淹漬以為菹

鄭氏曰祜福也

孔氏曰古者宅在都

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

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

瓜新

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

息營反

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音

耶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

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

也

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醕秬為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醕齊五沈齊三酒一

事酒二昔

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

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

酒三清酒

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為宗廟

騂刀刀有騂者

割中節也

孔氏曰騂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

毛以告純也

孔氏曰郊特牲

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

血以告殺

孔氏曰亦楚語文章昭云明不因故也

膋以升臭合之黍稷

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

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膋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筓云兩

字

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

考乃納亨時

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

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

長樂劉氏

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藝其膋

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

麗于碑御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鷹刀以刳取脾
臂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郊特

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薌凡祭慎
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
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

朱氏曰或曰冬祭名

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

上達也

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

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報

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

陟角反

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

音嗣

我農人自古

有年今適南畝或耘

音芸

或耔黍稷薿薿

反

魚起

攸介攸止

烝

之承反

我髦

音士

毛氏曰倬明貌

孔氏曰甫大也

朱氏曰十千公

田所取之數也

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

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

也

朱氏曰陳舊粟也

毛氏曰耘除草也籽雖本

也

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

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擣瓏草因瓏其上以附苗根此成瓏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瓏然而盛也附根

即此雖本也

朱氏曰疑茂盛貌 王氏曰介助也止息

也 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 蘇氏曰一成之田歲

取萬畝以為國用 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

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

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

用之之節又含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

之患矣 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

勤力止其怠惰 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

毛氏曰治

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前漢食貨志曰或

耘或芋黍稷擬擬

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

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匿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

音資

明與我犧

許宜反

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

牙稼反

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梁同曲禮曰稷曰明梁此言齊明便文

以協韻爾

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齊盛告潔注云梁六穀也器

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

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

又曰

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毛氏曰社后土也

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

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傳
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
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
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
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

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
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

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
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
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自必各以其
方之色也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
官配焉木之帝曰大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
曰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

曰蓐收水之帝曰
顓頊官曰玄冥

鄭氏曰臧善也御迓也 毛氏

曰田祖先嗇也

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
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
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
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王氏曰田祖者
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

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 毛

氏曰穀善也 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

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丘氏曰所

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 孔

氏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

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

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

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殺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

釋文齊本又

作齏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

于

彼南畝田畯

子

至喜攘

如羊反

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

以鼓反

長畝終善且有曾孫

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 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

南畝 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 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

訟收賦稅 蘇氏曰攘取也 毛氏曰易治也 王氏曰禾易禾生樂

易也 長畝竟畝也 朱氏曰有猶多也 毛氏曰敏疾

也 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

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 蘇氏曰於是田畯

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 朱

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 蘇氏曰民盡力於禾

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
農夫敏矣 東萊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
者在下由峻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
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
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
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
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
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

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
爾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

徐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

羊主反

如坻

直基反

如

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孔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

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

毛

氏曰梁車梁也

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興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

者也故以
比禾積

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孔氏曰釋水云水洳曰
坻是水中之高地也

毛氏曰京高丘也

爾雅云
絕高為

之京

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

穹隆也董氏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

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

倉以處之萬箱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

不有也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

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

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

指相類承上
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

章勇反

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

以冉反

耜俶

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

朱氏曰戒飭其具也

毛氏

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釋文

曰京云耜耒下耒也廣五寸耒耜上勾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耒耒丁反

孔

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

毛氏曰庭直也

鄭

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

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

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

計而耦之也

修耒耜具田器

孔氏曰鋤基之屬

此之謂戒是既備

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

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

土定故櫛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櫛則舊陳之根可拔

蘇氏曰取

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

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

李氏

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

東萊曰大

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

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

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

才老反

既堅既好不稂

音郎

不莠

餘久反

去

起居反

其

螟

莫庭反

螣

徒得反

及其蠹

莫侯反

賊無害我田穉

音推

田祖有

神秉畀炎

于沾反

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孔氏曰穗上已有孚

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程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

於地則開

毛氏曰實未堅熟曰皁稂童梁也

釋文曰童

稂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本字也禾

孔氏曰仲虺之

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
莠似苗也
董氏曰莠稂草也
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食

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

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

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螻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
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蝻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舊
說螟螻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
言之耳故變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
說文

曰穉幼禾也

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

鄭氏曰

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

長樂劉氏曰穀粒之

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卑既
卑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咸可翦刈曰好而

無稂莠

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孔氏曰蟲災

禾稂者徧甚

王氏曰田稂再生之稻也去其害苗稼之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

孔

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

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

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

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

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未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澗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蠹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禾芑

便三千東要以百井之民除
一井之民患計之為不難

釋文秉韓詩作卜卜

報也

有渰

於檢反

萋萋

七西反

興雨祈祈

巨移反

雨

于付反

我公田遂

及我私彼有不穫

戶郭反

穉此有不斂

力檢反

穉

才計反

彼有

遺秉此有滯穗

音逆

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渰雲興貌

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渰浸萬物

萋萋

雲行貌祈祈徐也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 孔氏曰穡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又曰聘禮云四秉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

也若今菜場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掌客注云未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朱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朱之筥則五升 董氏曰崔靈思集注不斂筥亦音穡

滯穗滯漏之禾穗也 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

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其民之

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

怙君德蒙其餘惠

孔氏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曰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

及我之私田

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

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為利

長樂劉氏曰稱謂穗之低小刈

穫之所不及者稱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析亂秉穫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使貧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盛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董氏曰韓詩作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

釋文滄漢書作黠

孔氏曰定本集注臍作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裡

音祀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裡也 鄭氏曰騂用騂牲

也黑用黑牲也

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黑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

郊及社稷是分騂黑為二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黑以明騂黑為別方之色所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 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

也 孔氏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

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

王氏曰喜

其趨穫

蘇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裡祀以為報

董氏

事也

曰鄭康成以來方為四方不知來方裡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裡祀也

孔氏曰其牲

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

以大福

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祈

福也

朱氏曰以介景福

農夫欲魯孫之受福也

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

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

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馬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於良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

音韎

音

有奭

許力反

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

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

朱氏

曰泱泱深廣貌

孔氏曰君子諸侯也

鄭氏曰茨

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毛氏曰韎韍者茅蒐染草

也一曰韎韍所以代韞也

鄭氏曰韎韍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韍聲也孔氏曰

韎韍是蔽膝之衣合章為之駸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韍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菑

天子

六軍 孔氏曰奭赤貌 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

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

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此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

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韐之韐而作六

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

韋之跗注是也

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

罪也 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代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

東萊曰職方氏

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

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

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補項反

韉韉

必孔反有珌

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韉容刀韉也琫上飾珌下飾也

孔氏曰韉刀鞘也容者容

飾珌琫即容飾也

天子玉琫而珌

音遙

珌諸侯璜

徒黨反

琫而璆

音蚪珌大夫鐻

音遠

琫而璆

力幽反

珌士

琫而璆

力計反

琫而璆

孔氏曰珌似琫說文曰珌蜃甲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璆其美者謂之鐻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鐻

琬屬而不及於屬用其甲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此證書

王氏曰

鞞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子備物如此 長樂

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年迨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

邱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

丘氏曰家邦

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氏曰古者有世臣復有世祿世祿者直

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

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

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

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

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

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

思叙反

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

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覲見

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丘

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陳氏曰華葉

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

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為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云其興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

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

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

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

音洛

乘其四駱

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

駱解見四牡

朱氏曰

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 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桑扈之什

桑扈

音戶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

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音戶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

李氏

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鵯鵯割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毛氏曰鶯然有文章

蘇氏曰胥辭也

毛氏曰胥皆也

鄭氏曰祜福也竊脂飛而

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

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 蘇氏曰幽王

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

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畢耶反

毛氏曰領頸也

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

四張鶯然可愛也

屏蔽也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蘇氏曰樂循

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

音壁

為憲不戢

莊立反

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

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

兩邊障土者也

憲法也

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

毛氏曰

木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

蘇氏曰王

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

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微

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

徐履反

觥

古橫反

其觥

音蚪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五報反

萬福

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 朱氏曰觥角上曲貌公頌作抃

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

穀梁注曰斛球球然角貌 董氏曰字書作兕

觥其斛說曰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觥其斛觥角貌

旨美也思

語辭也 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

自戢難也 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

求福而福反求之矣 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觥

旨酒思柔匪徼匪徼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徼幸

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東萊曰兕觥如卷耳

壘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則指為罰爵也
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

放袁反

鴛

放良反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養有節焉

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而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獮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

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孔

鴛鴦匹鳥

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

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

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

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

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

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

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

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

弋不射宿故也

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

福祿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

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而中和決於風俗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為宜也

鴛鴦在梁戢

莊立反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歛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

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歛其左翼以右翼

掩之自若無恐懼

孔氏曰歛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並

棲一顛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
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
也

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
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
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
絕水之梁也

乘

純證反

馬在殿

音救

推

采卧反

之秣

音未

之君子萬年福祿艾

魚蓋

之

毛氏曰推莖也

鄭氏曰推今莖字也

釋文曰推芻也

秣粟也

釋文曰

林穀鳥

也 艾養也

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殿無

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

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

愛國

用也

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

奉養之節如

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

蘇氏曰父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殿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頌

缺婢反

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房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鳶

音鳥同

與女蘿

力多反

施

以鼓反

于松柏未見君子

憂心奕奕

亦字

既見君子庶幾說

音悅懌

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

說文曰頍舉頭貌者圍項而結之也

禮董氏曰頍者

弁無筭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筭者亦以固頍

弁皮弁也

孔氏曰弁者冠之大

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

故知皮弁也

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醑旨美也

毛氏曰

葛寄生也

陸機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蘆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女蘿兔絲松

蘿也

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

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

木曰

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毛氏曰奕奕然無

松蘿

所薄也

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

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

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

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

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

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

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

王氏曰無以為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弗用是乃君

子所非也

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至親

朱氏曰非他人也

孔氏曰薦與女蘿依於

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蘇

氏曰兄弟之王譬如薦與女蘿之在松柏耳不見則

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丘命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楊氏曰爾殽既時

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

鄭氏曰具猶皆也 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殽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蘇薦反

死喪無日無幾

居豈反

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 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

也妻族也 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

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孔氏曰大戴禮曾子

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小則溫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

王氏曰有頰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

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 陳氏曰霰雨雪之兆

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 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

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

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

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

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

胡暗反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

音疾反丁故

無道並進

讒巧敗

泌邁反

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故作是詩也

董氏曰昭子始聘于東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攷其時將為季孫迎

宋公

女

間關車之牽兮思嬖

力究反

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

括

音活

雖無好

呼報反

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闕設牽也

孔氏曰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闕設牽

聲也

董氏曰按說文牽韉也故謂之闕又曰牽車

聲也車韉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闕為聲又為驅

馳其設

本此

釋文曰牽車軸頭鐵也毛氏曰變美貌

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

燕飲也邱氏曰昏居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

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

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

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嫉喪如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

音驕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

好

呼報

爾無射

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鷦雉也

孔氏曰說文云鷦長雉陸機疏云鷦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鷦鷦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

美有鷦

兩足之

辰時也

孔氏曰碩大也邱氏曰爾碩

女也

鄭氏曰射厭也

邱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

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 朱氏曰以令德來

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
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

不能自己

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

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

王氏曰樂賢如此則

厭惡褒如甚矣

陟彼高岡析

星厯反

其柞

子洛反

薪析其柞薪其葉湑

思叙反

兮鮮

息淺反

我覲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

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

湑湑然茂盛

邱氏曰柞葉最盛

鄭氏曰鮮善覲見也陳

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嫺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

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

釋文下孟反當不音

行止四牡

茂口反

駢駢

孚非反

六

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 朱氏曰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孔氏曰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六轡緩急

調和如琴瑟之相應

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

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謂調和

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

新昏則慰我心矣 說文曰卬欲有所庶及也詩曰

高山仰止 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之

表記注云景行
行止詩作行之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

餘仍反

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

音煩

豈

開在反

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

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

樊藩也

孔氏曰孫炎云

樊圃之藩

鄭氏曰豈弟樂易也

孔氏曰君子謂王者

也 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

變亂善惡也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

下於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惟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失也

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

蛆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 陳氏曰青蠅污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

惡而又難遠

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為黑而其

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 孔氏曰讒人為害

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

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

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董氏曰營營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

作桼蓋古字也 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

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邱氏曰棘謂植棘為藩也

孔氏曰棘榛即為藩之物

鄭氏曰極

猶已也 李氏曰四國四方也 前漢注曰樂易之

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

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

士巾反

讒人罔極構

古豆反

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為藩也

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

也 朱氏曰已與聽者為二人

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

李

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

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

息列反

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

直林反

湎

莫衍反

淫液

音武亦

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酒語注云齊色曰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

醉顏色齊同也

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

入者入為王卿士

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

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

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

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直乙反

籩豆有楚殽

戶交反

核

戶革反

維

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音皆

鍾鼓既設舉醕

市由反

逸逸大

侯既抗

苦浪反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

以祈音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

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籍之曰席

卹

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

毛氏曰秩秩然肅

敬也

蔣氏曰秩秩有序也

楚列貌穀豆實也

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孔氏曰穀總

名此文穀棧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

鄭氏曰核籩實桃梅之屬

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

棗栗桃乾棣棣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

毛氏曰旅陳也

鄭氏

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

設者將射改縣也

孔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卿射禮將射乃云

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畧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之酬爵也

又曰按儀禮主人酌

賓曰獻賓既酌主人主人自飲而酌賓曰醕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逆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

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

鄭氏曰天子諸

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

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

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所云抗舉也孔氏曰按張三侯是謂諸侯之射張三侯也

抗舉也

孔氏曰按大射前期

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政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鄭氏曰大子脫束遂繫左下網是將射始張之

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

也 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

六耦也 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

近者 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毛氏曰的質也

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

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為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義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

祈求也

朱氏曰爵射

不中者飲豐上之解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

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

蘇氏曰先王將祭必

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

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衍

烈祖其非祭與

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

孔氏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

既旅然後張侯及弓

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

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

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

孔氏曰大

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

矢

求勝以爵其不勝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養也

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

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

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

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

大侯既抗乎

籥

余若反

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

苦旦反

烈祖以洽

戶決反

百

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古雅反

子孫其湛

都南反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

詳見簡兮

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

應

長樂劉氏曰籥舞文武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鄭氏曰

烝進也衍樂也

王氏曰烈業也

孔氏曰有功烈之祖

鄭氏

曰洽合也 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

蘇氏曰百禮九州諸

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

毛氏曰壬大也

邱氏曰林衆

也

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

朱氏曰錫神錫之也 鄭

氏曰純大也

朱氏曰嘏福也

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鄭

氏曰湛樂也

蘇氏曰載則也

董氏曰仇匹也所

謂耦也

王氏曰室人主黨也

蘇氏曰康安也

毛氏

曰酒所以安體也 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玷康圭謂玷上之爵也

董氏曰崔

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 王氏曰大

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
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
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
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衍烈祖以洽
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 朱氏曰百禮禮之
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
樂也 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

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

卹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

孔氏曰酌彼

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

卹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

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

孚袁反

舍

音捨

其坐遷屨

力具反

舞僊僊

音仙

其未醉止

威儀抑抑

於力反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

毗必反

是曰既醉不

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

蘇氏曰反顧禮也

幡幡失威儀也

蘇氏

曰幡幡輕數也

遷徙也屢數也

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

毛氏曰抑抑慎密也

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

怵怵媒娈也

董氏曰字

書以怵為儀毛以為媒娈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媒娈終也

董氏曰秩序也

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

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

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

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

小人之態出

舍其本坐遷向他處

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

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

數數起舞僊

儼然

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

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

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怩怩然媒嫚是曰既

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

董氏曰犯貴朝廷犯曲衽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

胡毛反

載嘏

女交反

亂我籩豆屢舞傲傲

起其

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音尤

側弁之俄

五何反

屢舞傴僂

素多

反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嘏號呼謹嘏也

孔氏曰喝叫也

飲飲舞不能自正

也

說文曰醉舞貌
氏曰傲傲傾側之貌

鄭氏曰郵過也

朱氏曰郵與尤同

側傾也俄傾貌

毛氏曰傴僂不止也

鄭氏曰出

猶去也孔甚令善也

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

誨之也

王氏曰言人之始末
嘗不治終始至於亂

歐陽氏曰刺王之君

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

至於屢舞

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

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

弁俄然而頽矣

孔氏曰數起舞傴僂然又不能止

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

歸可也 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

若此是損伐其德也

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慙以喪之是伐其德也

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

音泰

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據

反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音古

三爵不識矧

失恐反

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

禮如此

朱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式解見

式微

朱氏曰謂告也

鄭氏曰由從也

毛氏曰

殺羊不童也

鄭氏曰殺羊之性牝牡有角

鄭氏曰三爵者獻也

酬也酢也

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

也酢也

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

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耻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耻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常從者勿語醉而

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

也

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膏其無有之物欲使息也邨氏曰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

者宜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

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孔氏曰人之

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沈湎淫佚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問而

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則爲百醜無以娛於王反耻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耻而弗爲矣而俾大怠者謂涵於酒荒於色悖於禮瀆於義皆大懈於厥政者常人則以爲憂幽王則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於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褻而美之用以爲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爲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遠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於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毀段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心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矣不識不

知矣矧敢多飲而又賂哉此二句武公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嫉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為也哉

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

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奏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缶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擊缶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

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
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
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
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

早音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

胡老反

京將不

能以自樂

洛音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

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
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禽獸也網罟

有制屬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社殺以戕其生
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
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
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于八
州建伯立正分師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為司徒用總
厥教以鄉三物為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
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
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王氏曰憂
在天下不為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
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
為始刺王將喪鎬
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

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頌

符云反

其首王在在鎬豈

苦在反

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 毛氏曰頌大首貌 說

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 鄭氏曰豈

亦樂也 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

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

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孔

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 長樂劉氏曰夏月

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也有頌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頌

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

所中反

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

乃多反

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

直達反

不能錫命以

禮數

色角反

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氏曰周

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
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
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
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
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
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芣采芣筐

音匡

之筐

音舉

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

之路車乘

秉證反

馬又何予之玄衮

古本反

及黼

音斧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銅

羹故使采之

孔氏曰公食禮云銅芼牛芼羊芼豕芼菹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若茶也滑莖

莖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銅謂之銅羹

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毛氏曰君子謂

諸侯也玄衮卷龍也

又曰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

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者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

鄭氏曰及與也

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劉氏曰菽薄物采

以為藹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

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

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

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感

必音

沸

弗音

檻

反胡覽

泉

反巨

言采其芹

斤

君子來朝言觀其

斤

載駟

反七南

載駟

反四

載駟

反四

載駟

反四

載駟

旂

反巨依

其旂

匹

淠淠

反

驚聲

呼惠

嘒嘒

反

載駟

反七南

載駟

反四

載駟

反四

載駟

反四

載駟

反四

載駟

四音

君子所屆

音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

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鄭氏曰芹菜也

可以為菹亦用待君子也用禮芹菹雁醢

毛氏曰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

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

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

董氏曰載駟則駟也

載馬則
駢也

長樂劉氏曰屆至也 朱氏曰盛沸檻泉

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

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歐陽氏曰詩但述諸
侯來朝車服之盛可

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
如此之盛爾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

音弗

在股

音古

邪

似反

幅

音福

在下彼交匪紓

音舒

天子所

子樂

音洛

只

音止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幅也所以

自偏束也

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舄內
則亦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

鄭氏曰芾

太古蔽膝之象也

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

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

冕服謂之節其他服謂

之韠以韋為之

孔氏曰韠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

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

今行膝也

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膝緘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

偏束

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朱氏曰交際也

毛氏

曰紓緩也

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漱不

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

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

以福祿也

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

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

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

替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

子落反

之枝其葉蓬蓬

步公反

樂只君子殿

多見反

天子

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牌延反

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 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

孔氏曰軍行在後曰

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平平辯治也

孔氏曰克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辯平

義通而古今之異月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

左右亦是率從

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

長樂劉氏曰

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

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

枝葉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

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

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

受其福也 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

此也

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左傳魏絳曰詩

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

左右亦是帥從

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釋文曰韓詩作

便便云閑

雅之貌

汎汎

反芳劍

楊舟

紼音

纚

反力馳

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其維

反

之樂只君子福祿

脆反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紼

紼音律纚

紼音律纚

紼紼也 紼紼也 孫炎曰 紼大索也 李巡曰 紼竹為索 所以維持舟者 郭璞曰 紼繫也 然則 紼訓為 紼 紼是大 紼 紼訓為 紼 紼又為 紼 正講舟之止息 以 紼繫而維持之也 釋文曰 纚 韓詩云 笮也

也脆厚也戾至也

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

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紼而行之 鄭氏

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

耳 歐陽氏曰絳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

爾

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

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

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小人

而無樂矣 邱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

又以福祿厚之也 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

至於此也

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

釋文曰脆韓詩作

肫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

呼報反

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相附

前

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

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駢駢

息營反

角弓

翩匹然反

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

息徐反

遠

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和也

董氏曰許慎作解解角弓言用角低仰便也若作駢

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和
則字當作解解與駢同音

朱氏曰角弓以角飾

弓也

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
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

淵角之中央
與淵相當

翩反貌

鄭氏曰胥相也

歐陽氏曰

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

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亦如角

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鄭氏
曰骨

月之親無相踈遠相踈遠
則以親親之望易至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 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

此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

處若反

有裕

羊樹反

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羊主

反

鄭氏曰令善也 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

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

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

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者交相惡也

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

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 毛氏曰

爵祿也 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

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 朱氏曰相

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

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

所歸禍之所集故也

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于亡身也

老馬反為駒

音拘

不顧其後如食

音嗣

宜餽

於據反

如酌孔取

毛氏曰餽飽也

呂氏曰孔取甚取也

蘇氏曰見

老人則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遇已

亦將然

毛氏曰已老矣人亦將慢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

朱氏曰已多

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東萊曰言民不

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

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

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饅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

說文云毋止之也

毛氏曰孫猿屬

陸氏草木疏曰

孫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攫長臂者為猿

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

鄭氏曰屬連屬也

說文曰屬連也

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

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踈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孫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

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
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
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
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徽猷 王氏曰君子有
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 東萊曰親親長長
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
也

雨

反 于付

雪漙漙

反 符驕

見

反 乃見

曰

越 音

消莫肯下

反 邈嫁

遺

式居婁

力佳反

驕

孔氏曰濛濛雪盛貌

王氏曰其來之衆則濛濛

毛氏曰覲日氣

也

說文曰覲日光也

蘇氏曰遺予也

釋文曰婁王肅云

數也

鄭氏曰雨雪之盛濛濛然至日將出其氣始

見則雪消釋矣

蘇氏曰雨雪之濛濛盛也見日而

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

呂氏曰見

覲

曰消謂君子有微猷也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

王氏曰雨雪濛濛見覲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

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

而何以化彼哉

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

董氏曰

漣韓詩作應

釋文曰見韓詩作臙音於見反云臙

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

劉向疎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應應見暉聿消

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

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暉曰流如鬢如髦

音毛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漣漣也

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

得於地
上也

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孔氏曰
髦西夷

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危髡微
盧彭濮人彼髡此髦音義同

歐陽氏曰言骨月

相殘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王氏曰繁然有文以相
按驩然有恩以相愛中

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髡矣
如蠻如髡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東萊曰一章

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

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

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

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

也六章復嘆世乖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獠升木
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
嚮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
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
雨雪濛濛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
羣慝象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
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
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

雨雪浮浮見睍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

音

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

丁

仲

諸侯皆

不欲朝

直遙反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

音

無自暱焉俾子靖之

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 鄭氏曰尚庶幾也 孔氏曰王

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 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

歐陽氏曰靖安也 蘇氏曰君子之願此於王譬

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 孔氏曰王其

心變動不恒

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踣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

諸侯相戒無往

親近之必將得罪

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踣人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

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

言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愒

歎例反

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倒界反

焉俾

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

王氏曰愒小息也

瘵病也

李氏曰邁往也

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 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

音附

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目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

知其所屈

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

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三